

<<经典杂文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典杂文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509006207

10位ISBN编号：7509006201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当代世界出版社

作者：滕浩 编

页数：3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经典杂文读本>>

内容概要

好的杂文，必然蕴涵着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好的杂文，辛辣，幽默，形象，概括，精炼，耐读，有张力，有血性；好的杂文，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经典杂文读本>>

书籍目录

偶像破坏论“作揖主义”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差不多先生传论睁了眼看怎么办呢?多数与少数骂人的艺术随便讲讲卖为娼妓及死刑之类中国的人命奉旨不哭不笑卧着拿薪水读报心得关于“救国”政权和民权谈风月关于排斥异端夹缝评论希特拉与雍正帝宫刑及其他论妇女救国关窗哲学“玉碎”颂××和口口水和气人语与鬼话“举一个例”科举与选举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从侯方域说起野百合花器张录界限论说谎政治性与革命与统一自由放谈(九则)论不满现状套子和圈圈过堂一个鸡蛋的家当“帮”式上纲法论焦大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雄辩症歪与不正造反世家“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隔膜的笑剧“文革”博物馆做不成“现代人”处级和尚半遮的魅力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这十年无士则如何羊和礼和直道文人宜散不宜聚只剩下标点符号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国土著的廉政观隋炀帝之功业不怪集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田家英的悲剧“大盗盗国家，小盗盗御马”堕落时代教育厄言止戈为文文丐生涯百年一瞬——翁同龢与光绪关于知识分子的受难“民不举，官不究”的异议领袖们的千古难题被遗忘的人权客观卖国论让思想燃烧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国旗为谁而降开放的恐惧历史在这里沉思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论浮躁与腐败走出“唯国情论”的迷雾听来的故事强奸的学术不感恩的政治回到“常识”哲学家当皇帝良民的标准这一千年的革命人民是个什么东西人生况味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笑话天道太平天国究竟如何——从马克思《中国记事》一文谈起从马寅初的那个夜晚说起“万岁”故事论“据理力争”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眷恋皇帝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说“士节”人才·奴才·奸才千载谁识一个“民”字七十年前的“梦想”——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人民作主”与“为民作主”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

章节摘录

论睁了眼看 鲁迅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

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

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

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

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

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

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

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

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

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

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

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

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

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

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

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

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

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

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

<<经典杂文读本>>

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

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

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

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裙，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

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

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问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

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

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

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

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

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或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

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1925年

编辑推荐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位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

人类的情感世界是人们最珍视的精神生活，这些颂咏人类美好情感的佳作，赞美了人性美和人情美，真的应该感谢这些作家，他们创作出的这些凝聚着深刻哲理和时代锋锐的斑斓美文，使我们的情感世界得到了净化与升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